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史事探幽

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韩钢

李经芳签订“割台让渡证书”始末……围园杀后——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……孙中山向莫斯科援的一段秘辛……国民党时代的“天天谈”……一项南北联合倒蒋计划的夭折——阎锡山档案瞥……张学良的“不归路”……宋子文《西安事变日记》……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和战决策……腐败丢掉民心—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……新发现杜聿明被俘后的一封信……绝关于撰写《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》一书的谈话……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……张国焘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……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透视……周恩来化解“朱、毛歧”……富田事变及其平反……罗明与“罗明路线”……惨烈的湘江之战……《陈云年谱》披露“路军”问题历史真相……斯大林“不许革命”！……东北决战幕后……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一……来自莫斯科的“劝告”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二……李宗仁、白崇密谋反蒋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三……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四

SHISHI TANYOU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)

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史事探幽

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韩 钢

SHISHI TANYOU

(上)

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事探幽/杨天石主编;《百年潮》杂志社编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5. 12

(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)

ISBN 7-5326-1934-6

I. 史... II. ①杨... ②百... III. ①政治事件—史料—中国—近代②
政治事件—史料—中国—现代 IV. D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5371 号

监 制: 张晓敏
统 筹: 唐克敏
责任编辑: 杨宝林
装帧设计: 姜 明 明 婕

《百年潮》精品系列

史事探幽

(全二册)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www.ewen.cc www.cihai.com.cn

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42.75 插页 4 字数 575 000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 000

ISBN 7-5326-1934-6/K·312

定价: 6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512—52219025

题词者简介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薄一波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|
| 宋任穷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|
| 程思远 |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|
| 胡 绳 |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|
| 萧 克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|
| 张劲夫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|
| 袁宝华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|
| 任仲夷 |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|
| 季羨林 | 北京大学教授 |
| 张光年 | 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|
| 刘大年 |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|
| 金冲及 |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|
| 蔡美彪 |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|
| 章开沅 |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|
| 张玉法 | 台湾中研院院士 |
| 巴斯蒂 | 法国全国科学院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|
| 狭间直树 | 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|
| 麦金农 |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|

《〈百年潮〉精品系列》序

龚育之

《百年潮》出精品系列，编者邀我作序，说：“你与《百年潮》有三重关系：既是读者，又是作者，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。所以，这篇序，你非写不可。”我答：“说‘读者’，我的确每期都读；说‘作者’，我有时偶尔也作。只是‘主办单位负责人’一说，不能认同。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‘负责人’，对主办《百年潮》却没有‘负’起‘责’来。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，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。”不过，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，写序之请也不可辞。

写点什么呢？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，不妨称之为《百年潮》创业的“三君子”吧。

第一位“君子”是胡绳。办这个刊物，他是创意者。他是我的老领导。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，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，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；四十年后，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，我又是他的副手，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。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，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。送别胡绳归来，我写过几则琐忆，在《百年潮》上连载，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。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单说《百年潮》的创办。

胡绳认为，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、流转，这种“体内循环”的情况应当改变。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，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，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。所以，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，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、可读性强的讲党史、革命史、近现代史的刊物。

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。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，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。四十年代他写的《二千年间》和《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》，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有很强的通俗性，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。现在，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，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，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、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。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。于是，就有了《百年潮》。

说“于是就有了……”，说得轻松，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。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，组织班子、约集稿件、编成刊物，并且坚持下来，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。担负起创办《百年潮》重任的，是郑惠。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——第二位“君子”。

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、老同事。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，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“二线”。他熟悉党史，又熟悉编辑工作。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，参与主持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上卷的编写，参与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的编写，参与主持《胡乔木回忆毛泽东》的编写和《胡乔木文集》、《胡乔木谈中共党史》的编辑。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，到了党史室，又先后主编过《党史通讯》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。退到二线，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“余热”。创办《百年潮》的建议一出，郑惠自告奋勇，承担重任，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，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。说是支持，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。从筹备到出刊，自筹资金（没有财政拨款），自配人员（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），自办发行（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），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，费尽了力。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。刊物要办出品位、办出水准，关键是稿件的质量。郑惠交游广，信息灵，思路宽阔，眼光敏锐，不但提出选题，介绍关系，布置编辑四处组稿，而且亲自登门约稿，笑嘻嘻地同你谈，跟你磨，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，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。《百年潮》一出世，就显得很有生气，很有看头，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。

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，郑惠年逾七十，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《百年潮》社长了，还是很关心《百年潮》的工作，并已开始《胡绳传》写作的准备。没有想到，二〇〇三年春天，郑惠在完成《程门立雪忆胡绳》一书之后，也因癌症逝世。我在《百年潮》上写了一篇文章：《故人长忆亦长磋》，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，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，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。其中说道：“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，所做的最有影响、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，就是创办《百年潮》。郑惠为这个刊物，真可谓呕心沥血，在学界赢得了声誉。而誉之所在，毁必随

之。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《毛泽东与傅鹰》、《几番风雨忆周扬》、《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》……都送给《百年潮》发表,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,也就止于此了。”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,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。

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三个人——第三位“君子”,是杨天石。郑惠为创办《百年潮》,罗致人才,请到了杨天石。郑为社长,杨为主编,好一对搭档。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,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。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篇学术论文,得到乔木很高的赞扬,这我是听说了的。但一直无缘谋面。他出任《百年潮》主编的时候,我和他还不相识。第一次同他见面,已是郑惠不再当社长以后,请杨天石继续当主编的一次会议上。这之后才有了交往,也并不密切,所谓“淡如水”吧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,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。他送给我他的著作:《海外访史录》、《横生斜长集》、《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》、《从帝制走向共和——辛亥前后史事发微》。关于蒋氏的一书,从海外到海内曾经激起一阵波澜。杨为批驳海外奇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《百年潮》未能刊出,在《博览群书》和《炎黄春秋》上发表了。听说,有关方面对此书有了客观而平实的评价,才没有酿成什么事件。办《百年潮》对他来说属于兼职,他兼而尽职,兼而敬业,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,对杂志倾注了很多心血。人事有更替,事业多磨砺,杨始终如一,坚守岗位,杂志办到今天,杨是功不可没的。

胡绳、郑惠、杨天石三“君子”,还有其他先后参与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,成就了一番《百年潮》的事业。

《百年潮》创刊,提出了八个字:“信史,实学,新知,美文”,我很欣赏。史要信,要真,要言之有据,不可信口雌黄;学要实,要下功夫,要言之有物,不可浮泛虚玄;知要新,无论在史料方面,或是在观点方面,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,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;文要美,倒不是辞藻要如何华丽,而是谋篇布局、遣词造句都要考究,不可马虎潦草。《百年潮》赢得声誉,恐怕就在这“信史,实学,新知,美文”八个字的追求上吧。至于对一个刊物有称赞,有批评,本不足奇。学术是在争鸣中发展的。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最初提出百家争鸣,针对的就是中

国历史分期方面的不同学术见解。争鸣应该本着善意的态度,相互切磋,平等交流,而不是武断地乱扣帽子。争鸣应该开诚布公,而不是暗箭伤人。当然,作为一家刊物,不应讳疾忌医,而应从善如流,改进工作,提高质量,办得为读者更加喜欢,更加满意。

《百年潮》取名“百年”,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从反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,现代历史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则是八十多年,当代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已五十多年,这个历史过程还在延续。在中国的历史上,这一百六十多年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,也是最值得梳理、总结和反思的。历史经验有正面的,也有负面的,都应该总结和反思,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。学习和总结历史,以观察和规划当前,古有明训。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说,每一个重大的新局面,不都是从清理历史问题着手而开启的吗?新民主主义理论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,不都是在对历史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?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,不都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出来的吗?

《百年潮》从一九九七年开办,筚路蓝缕,十分不易。党史国史不易把握,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;报刊市场竞争激烈,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;人员经费捉襟见肘,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。《百年潮》的同志们在困难中坚持,到现在已近九年。精品系列九卷十二本,选取的就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一部分作品。所谓“精品”,当然是在编者看来的属于或近于“信、实、新、美”之作。其实并不见得都是如此,读者见仁见智,会有自己的判断。这也是可以争鸣的。不过,无论如何,把从创刊以来的文章,挑选、整理、编辑成九卷精品系列,编者是花费了工夫的。可以说是《百年潮》创业的一道轨迹、一个印痕。这是不是也算对《百年潮》自己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呢?

二〇〇五年七月

目 录

《〈百年潮〉精品系列》序	龚育之	1
李经芳签订“割台让渡证书”始末	张明金	1
围园杀后——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	杨天石	9
孙中山向莫斯科求援的一段秘辛	邱 路	26
国民党时代的“天天读”	梁之彦	37
一项南北联合倒蒋计划的夭折——阎锡山档案一瞥	杨天石	39
张学良的“不归路”	奎 松	46
宋子文《西安事变日记》	张俊义 译	81
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和战决策	王建朗	94
腐败丢掉民心—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	赵永如	99
新发现杜聿明被俘后的一封信	夏继诚	106
胡绳关于撰写《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》一书的谈话		113
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	肖 姓	124
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	[俄]K·B·舍维廖夫 提供	135
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透视	肖 姓	144

周恩来化解“朱、毛分歧”	黄少群	157
富田事变及其平反	景玉川	166
罗明与“罗明路线”	何立波	176
惨烈的湘江之战	石仲泉	188
《陈云年谱》披露“西路军”问题历史真相	林蕴晖	200
斯大林“不许革命”! ?	青 石	208
东北决战幕后	青 石	230
苏联大使罗申的秘密使命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一	青 石	251
来自莫斯科的“劝告”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二	青 石	265
李宗仁、白崇禧密谋反蒋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三	青 石	275
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——1949年国共和谈内幕之四	青 石	292

李经芳签订“割台让渡证书”始末

张明金

19世纪末的岛国日本,凭借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,很快成为亚洲的军事强国。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狭小的岛国面积,使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对大陆国家的扩张更加急不可耐。因此,于1894年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,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午年,故史称为中日甲午战争,就是在这次战争中,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蒙受战败的屈辱之后,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将祖国的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……

1895年3月25日,日本政府借中日甲午战争之机出兵侵占澎湖列岛。26日,日军设立“澎湖列岛行政厅”,由海军少将田中冈常为行政厅长官,并由此开始了在中国领土上的殖民统治。

日军侵占澎岛,不仅扼制了台湾海峡南端的海口,而且为下一步入侵台湾取得了立足之地。清朝廷对此如鲠在喉,不仅对“台海孤悬海外,终久不能据守”忧心忡忡,也更加感到了日军在东南沿海的威胁,担心辽东半岛、山东半岛日军登陆作战会重演。此时,日本政府为了实现其侵占台湾的野心,也正在对出使日本求和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大施淫威,就割让台湾一事逼清朝廷就范。

4月17日,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代表,在日本政府代表咄咄逼人的注视下,签署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历时九个多月的中日战争终于落下帷幕。

但是,幕落剧未了,祖国的宝岛台湾被腐朽没落的清朝廷拱手割让给日本军国主义,引起了国人的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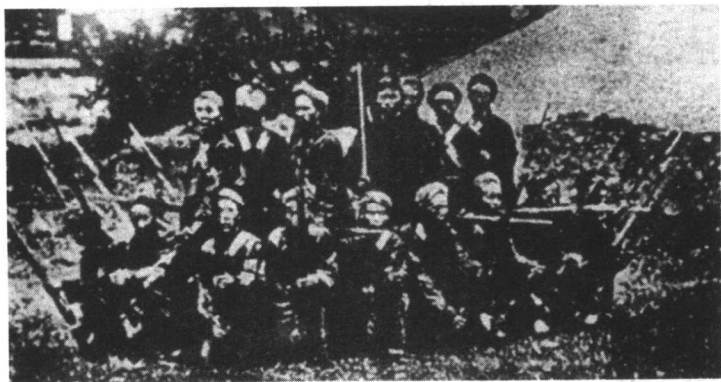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

片愤怒之声。

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当天,清朝廷割让台澎的消息便传至台湾,激起了台湾军民的强烈不满,“台人闻之,若午夜暴闻轰雷,惊骇无人色,奔走相告,聚之以市中,夜以继日,哭声达于四野”。悲愤已极的台北市民纷纷罢市,涌进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衙门,抗议清政府卖国苟安的行为。有人血书朝廷,慷慨陈词:“愿人人战死而守台,决不愿拱手而让台。”表达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、誓死保卫自己家园的坚强决心。

台湾民众为了向清朝廷施加压力,也为了筹措资金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入侵,决定从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即日起,停止向清朝廷交纳厘金,直到清朝廷收回割台决定;台湾的各盐馆停止向清廷出售食盐,以供战时使用;台湾藩库的饷银,一律不准外运,全部留做抗战军费;台湾各地的制造局加紧赶制武器,以供义军“战倭”之用。



当年驻守台湾的清军,奋起抗击日军

此时,正值全国各地的举人会试北京,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消息传出后,广东康有为领衔十八个省的举人共一千三百余人,发起了轰轰烈烈的“公车上书”运动,致使“都察院门外车马阗溢,冠衽杂沓,言论谤积者,殆无虚席焉”。在北京的台湾籍人士更是群情激愤,他们身在京师,心系乡土,积极投入阻止清朝廷割台的斗争,他们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当天联名上书都察院:

今闻朝廷割弃台地,以与倭人,数千万生灵北向恸哭,闾巷妇孺,莫不欲食倭人之肉,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,谁肯甘心降敌?纵使倭人胁以兵力,而全台赤子,誓不

与倭人俱生，势愁强免力支，至矢亡援绝，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。

但是，一心苟且偷安的清朝廷，已经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吓破了胆，面对台湾人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和呼声置若罔闻，只是一心求和，全然不顾丧权辱国。在4月19日，即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的第三天，为了欺骗台湾人民，清朝廷通过军机处电示台湾巡抚唐景崧：

台湾虽重，比之京师台湾则轻，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，则京师危在旦夕。又台湾孤悬海外，终久不能据守……不可因一时义愤，遂忘以前所陈种种患害于不顾也。

此时的清朝廷面对割让台湾的民族耻辱，不仅不以为耻，反而竟大言不惭地向台湾人民摆出顾全大局、息事宁人的面孔来。

而全国人民却和台湾人民一样悲愤交集，示威集会，强烈抗议。国内外的许多报纸都纷纷发表反对割台、继续抗战的激烈言论，发出“我君可欺，而我民不可欺；我君可玩，而我民不可玩”的正义呼声，显示了中国人民绝不允许日寇强割台湾领土的坚强决心。各地的爱国绅士和知识分子也纷纷行动起来，有的直接上书朝廷，痛斥李鸿章割台卖国的罪行。当时，都察院的左都御使裕德便以个人名义上奏光绪皇帝：

与倭奴立约以来，中外嚣然，台民变起，道路惊慌，转相告语。于是，京外臣工以及草茅新进，相率至臣署请为代递呈词。此皆我国家深仁厚泽，沦浚寰区，凡有血气之作无不竭其耿耿愚忱，以奔告于君父。凡所谓割地，则自弃堂奥，偿款则弱我国势，夺我利权，蹙我生计……顾既知其害，亟宜思挽回之术，补救之方。

清朝廷内的一些有识之臣，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也积极活动、想方设法，企图通过外交等途径，寄希望于西方列强出面“保台”。为此，两江总督张之洞电请光绪帝，再派使臣迅速与俄、德、英等国协商，“用以厚利”，换取他们“保护台湾”。4月20日，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亲自与驻台英国领事、法国水师提督、德国领事等人秘密商谈，请求他们出面“保台”，以不落“倭人”之手。但是，西方列强在日本政府的积极外交活动之下，早已暗中勾结，互相串通，正在打着下一步瓜分中国的如意算盘，因此谁也不想“得罪”日本人。5月初，英国外交大臣金

伯利首先表示不想“冒与日本作战的风险失和与日本”。至5月中旬,俄、德、法等国政府也先后通知清廷,“不便出面干预台湾”。在求助无望的情况下,已经不敢言战的清廷只好按照日本人的要求,于5月7日派员到烟台如期交换了签约。

5月10日,即烟台换约的第三天,日本政府便将海军司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晋升为大将,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,同时要求清政府立即派员到台湾与桦山资纪签订“割台让渡证书”。

5月11日,日本政府经美国驻华大使谭恩转电北京:“(日本)已派水师提督桦山资纪为管理台澎巡抚,俟两礼拜即到任,望中国派员接待,并将所派人员衔名知照。”同一天,李鸿章也将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的来电转报总理衙门:

日本政府谓如中国政府查照日本所请,速派大员一人或数人,与该巡抚桦山会晤,毫无延宕,则贵大臣所虑危险之事即可免矣。

伊藤的电报,一面催促清朝廷早日交割台湾,一面表示日本将用武力镇压台民的反抗。

此时,李鸿章的最大心事,是怕台湾不能顺利交割。但是,派何人赴台交割呢?李鸿章颇费心思。这是一个永世留骂名的卖国之事,当然谁也不愿去了!这时,李鸿章想起了台湾巡抚唐景崧,建议清朝廷责成唐景崧在台与日本所派官员办理交割台湾之事,以求自己脱身。唐景崧听到这个风声之后,立即找其好友刑部刑科给事谢僊上奏:

臣意唐景崧之为人,以之致命疆场,则志当靡他;以之旋转乾坤,则力恐弗胜。此事既系李鸿章、李经芳始终主谋,岂有功届垂成,反自逍遥事外之理?且该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请和之策,自必具有夷变华夏之才。国家用人专一,若忽舍而他求,臣恐其胁迫朝廷且未有已也。相应请旨飭派李鸿章、李经芳等迅速亲赴台湾,依限交割,以终遂其志。

谢僊在这一奏折中,冷嘲热讽,但阅者又无可挑剔。同时,清廷也以“唐景崧是守台之官,万无交台之理”,不同意李鸿章的建议,乃谕其另行筹商,唐景崧因此才得以逃脱此留骂之举。

此时,又有许多人请飭光绪帝弹劾李鸿章,并要求李鸿章亲自赴台办理交割事宜。其中

有一道奏折说：

今者和局既成，事多棘手，而最难者莫如交割台湾一事。该大臣（指李鸿章）既已约之于先，谅必能善之于后，且能与倭人议事者，除该大臣外，亦别无一人。拟请皇上恭请懿旨，飭令该大臣亲赴台湾办理交割事宜。

此奏折中皆用反语，其意显然是在羞辱李鸿章。

但是，清廷接到上述的这些奏折后，不辨真伪，却认为言之有理，便下旨责令李经芳赴台交割。

李鸿章的心中当然清楚上述奏折的寓意，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已经使他背上千古罪人的骂名，他当然不想让他的儿子再去背上新的骂名。因此，李鸿章接到这份谕旨后，不得不于5月15日致电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，请求桦山资纪暂缓赴台，以进一步商酌派员办理交割台湾的问题。但是，由于日本急于占领台湾，不愿意再开会商议此事，以免旷日持久，夜长梦多。于是，伊藤博文于5月17日复电反对。

李鸿章接到伊藤博文的复电后，知道再也拖不下去了，便在5月19日致电总理衙门，以李经芳病势沉重，在南方养病为由，请求皇上收回成命，另行简派。可是，此时的清廷既怕列强发难责怪中国违约，又实在无人可派，于20日驳回李鸿章的请求，再次责令李经芳赴台办理交割事宜：

李经芳前随同李鸿章赴倭，派为全权大臣，同订条约，回津后尚未复命，何以遽行回南？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，又复借病推诿，殊堪诧异！李鸿章身膺重任，当将此事妥筹结局，岂得置身事外，转为李经芳饰词卸责？本日已有旨，将唐景崧开缺，令其来京陛见，并令文武各员陆续内渡。现在倭使将次到台，仍著李经芳迅速前往，毋得畏难辞避。倘因迁延贻误，惟李经芳是问！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。

李鸿章奉此严旨，知朝廷主意已定，不可违抗。另外，他也怕皇上真的让他再去台湾。于是便于当日复电总理衙门，谓当钦遵谕旨，飭其子李经芳赴台办理交割事宜。

李经芳其实并不是李鸿章的亲生儿子，而是李鸿章的四弟昭庆之子。当时因李鸿章喜欢这位“贤侄”聪明伶俐，乖巧听话，便过继为长子。1890年，李经芳在而立之年出使日本，

又讨了日本女人做了媳妇。虽然这个东洋媳妇甚得李家父子喜欢,但国人对此却颇有非议,为避免麻烦,1892年,李经芳被李鸿章召回国内。没想到两年之后,在这又派上用场了。

适在此时,李鸿章的幕僚、原天津海关督商局官员陈季同有电寄来,劝告李鸿章不要轻易派李经芳去台湾。电报中称:

台民誓言宁抗旨,死不事仇也。同(陈季同自称,笔者注)意,此事如何挽回万一最妥,不然亦须暂缓俟来,另筹完善办法。至伯行(李经芳)星使,则千万勿来,或请收回成命,或请另派他人,切勿冒险!

其实,李鸿章对此早有同感。在他看来,台湾形势大变,交割大员至台湾既难保证安全,由日军派兵保护,又易招非议,责为倭党,皆不可行。想来想去,他想出了个在台湾海口商轮上会晤的办法。23日,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这个建议。

5月30日,李经芳带道员马建忠,美国顾问科士达,英文翻译伍光建,日文翻译卢永铭、陶大钧,文员张柳、黄正、洪冀昌、邵守先,武员吕文经、高轩春等及护勇四十名,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起航。

6月1日凌晨4时左右,公义号驶抵淡水海面,由日舰千代田护送至基隆港以东的三貂角附近,于桦山资纪乘坐的日船横滨丸舷抛锚。下午4时半,李经芳派日文翻译陶大钧往横滨丸,向桦山说明来意,然后商定会谈时间。

6月2日上午10时,李经芳带着日文翻译卢永铭、陶大钧赴日舰横滨丸,开始与桦山资纪会谈。根据《乙未台澎交接文献之校定》等有关史料记载,李经芳与桦山纪资在签署“割台让渡证书”时有如下的一番对话,在此,笔者略加整理如下,让我们看一看李经芳在日本人面前卑躬屈膝、卖国苟生的丑恶嘴脸。

.....

李经芳:“台湾岛民激昂,不听政府命令,加以妄为想象,对于割让台湾,系由鄙人父子谈判结果,以致如此厌恶鄙人全家已甚,故鄙人若在台湾岛上岸,立刻必遭残杀,由此鄙人极冀不上岸。且阁下与鄙人又系旧识,现今两国和平复旧,无论何事可否便利在公义船上披沥胸襟相谈?”

桦山：“可以予以便利，在公义号商船上完成双方商定仅为形式上之交接。”

李经芳：“台湾已割让贵邦，出于我与日之友谊，现应请阁下注意，贵军上岛后由三貂角至鸡笼（即‘基隆’）之间，山壑重叠，道路险恶，且以竹篱围绕之小部星散于各处，贵军通过时，应防岛上蛮民骚乱，由背后突然狙击，当年法国兵之遇难，亦系为此地也。”

桦山：“甚谢忠告。”

李经芳起立而言：“此次割让已毕，台湾岛成为日本国之新领土，接近中国之领域，希望两国更进一步敦厚友谊，保持永远和平，并贺阁下新领地总督任喜！”

桦山：“贺中日今日之和平结局，并祝阁下及随员健康！”

李经芳：“鄙人对于阁下才能卓绝，膺总督之任，必能即速镇定骚扰，开导蛮民之效果，因深信而不疑也。尤望阁下平定台湾后，告知岛民，系依据媾和条约，日本领受台湾者，应将对于李氏一家之怨恨消除。希望阁下对于旧友鄙人与以相当助力保护。”

桦山答称：“尽其可能，当效微劳。在阁下回国时，特别派护卫船保护阁下。幸勿悬念！”

.....

10时45分，李经芳与桦山相互举杯祝贺而别。

下午2时，日本政府派出所谓的台湾民政局局长水野遵成至公义号，与李经芳商定台湾交割文书。

当天午夜，李经芳的随行人员将“割台让渡证书”的有关文据缮成中文和日文两份，先由桦山署名盖章，然后交予李经芳副署。至此，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及交割台湾的“割台让渡证书”，终于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签订完毕。

按照“割台让渡证书”中的有关规定，李经芳在签订完“证书”后，还应该和日本人一起到台湾岛上进行点验交接，可是做贼心虚的李经芳根本不敢步入台湾岛，他恳求桦山免去这一步，而把澎湖列岛及台湾的所有兵工厂、公共财物等清单交给桦山，由日本政府自行点验接收。